

生命的符号

祝天泽

名字是生命的符号。自从人呱呱坠地后,就有了自己的名字。她一直跟着自己走南闯北,伴随着度过一生。名字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在大千世界里是区分你我他的重要标志。

人一出生的名字,是父母或老一辈的人帮起的。她往往寄托着长辈们的希望与理想。有的父母希望子女长大后撞大运发大财,于是名字中含有金、银、财、禄等字样。有的视子女为宝贝,什么宝珠啊、宝玉、毛囡啊便应运而生。有的家长还从字典上反复寻找,觅得一个较稀罕的字,嵌入子女的名字中,以体现自己的文字功底与书香门第的背景。有的名字明显打上时代的烙印,如陈国庆、李中华、蔡援朝、张改革、史南巡等。

女性名字中,一般都有芳、丽、娟、

琴、珍等字样,当然男性名字也有女性化的,如著名作家赵丽宏的名字就是这样。难怪不少读者以为她是女性,写信给他时称他为“赵阿姨、赵女士”,闹出了不少笑话。

在我国文艺圈,由于一些人的名字太俗、不便于记忆,或者其他原因,不少艺术家、作家喜欢用笔名、艺名。如田华原名叫刘天花。1928 年,她家乡河北省保定市唐县的一个小山村发生天花大流行,村里死了不少人,刚生下来的田华侥幸活了下来,家人帮她起了刘天花的名字。12 岁时她参加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解放后又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刘天花这个名字实在太难听了,于是改名为田华。上海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嫩娘原名叫方丽英,她 13 岁时进入剧社演出,导演认为她的名字太俗气,于是改成艺名嫩娘。夏衍解放前曾用过 100 多个笔名。他以文章与文艺作品为武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与黑暗

统治,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变换着使用笔名。

我的名字是祖父给起的。我自忖在这世界上祝姓较少,与我同名同姓者几乎没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一次我收到一封来自云南一位祝天泽先生的信,他自我介绍是某保健品企业的总经理,来信说:我们同名同姓,是一家亲。我那家保健品企业刚上市,急于打开市场销路。听说你曾在上海当过记者,人脉广,可否助一臂之力?在报纸上帮我宣传一下,赚得的钱我会分一部分给你。我回信说:要我利用职权在报纸上宣传贵企业是不可能的,能否打开市场,只能靠你自己努力了。为了支持你的工作,现寄上 200 元购买你的保健品。

又有一次,我的一位文友告诉我,在湖南有个与你同名同姓的做大官的。不妨你去信拉拉关系,这样会给你带来好处的。我说: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努力,路要自己走,事要靠自己去做,成绩要靠

自己闯,依赖他人靠权势是不行的!

既然名字是生命的符号,那么生命的价值也就是名字的价值。为何有些人的名字,如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在世上熠熠生辉,被人记住一辈子,因为他们的一生活得有意义,活得重如泰山!这里使我想起了英国著名剧作家肖伯纳说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手中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让我们以此言共勉吧。



徐老师

魏福春

大家叫她徐老师。徐老师在哪里工作?不清楚。先前是见到过的,多半在电梯里,也有在大楼前,点一下头,仅此而已。真正熟悉起来,是疫情期间。

搬到这里的时间不长,依稀习惯了关上小门成一统,除了见到对门的李老师交谈上几句——说来也巧,我和李老师是在 20 年前的一次新闻活动中认识的,她是《劳动报》的首席记者。我对《劳动报》有着深厚的感情,1983 年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就是发表在其前身《上海工人报》上并荣获了一等奖。毫不夸张地说,是《劳动报》给了我创作的勇气和动力,该报先后刊登了我 100 多篇的小小说、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与李老师的交谈自然毫无陌生的感觉,想不到的是我和她竟然购买了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层楼面的商品房。不过直到去年我们才真正成为邻居。

扯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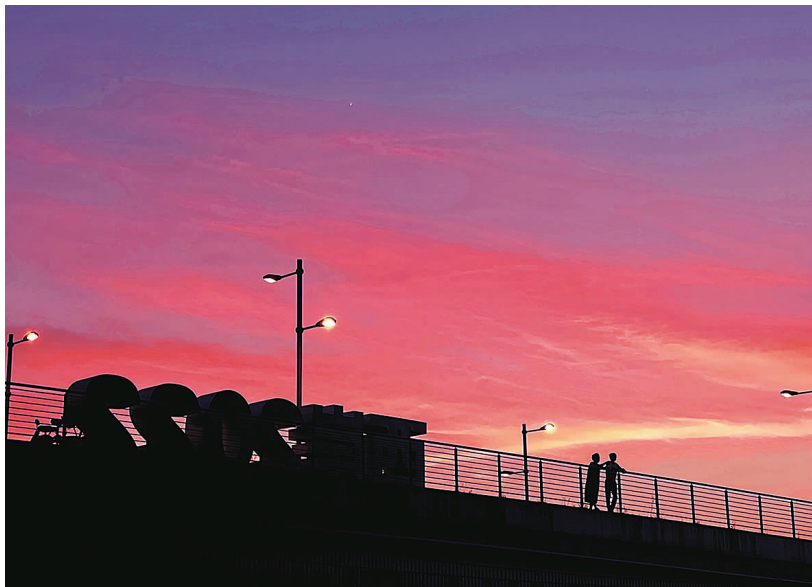
那天一早,“丽娟”(楼组长)微信群通知:今天核酸,请大家作好准备。大概半个小时后吧,群里的“徐”说可以下楼了。楼下有“大白”在登记,这位“大白”就是我们微信群里的“徐”。

“徐”是志愿者。她 50 左右的年纪,热情、爽朗,走起路来风风火火。

其后的每一天,楼组长以外,我主要留意的,是“徐”发布的信息,因为每次做核酸,基本上她都会在楼下,先“告知”一声,诸如医生已进入小区,让邻居们有个时间预备,待一切就绪后发出通知:可以下楼了。有些没能及时回复或没有注意手机的,她再一一对讲门铃联系。周到、仔细。

也许是多年职业养成的习惯,我开始注意起她和其他的志愿者来。当然所谓的注意,也只是停留在微信上。

那些天的信息可以用爆炸两个字来形容,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叮咚”不断,各种各样的消息铺天盖地,



霞光(摄影)

林琳

当然不可能一一查看,精力就那么点,想做的事又不少,何况真真假假——为此静默了好多个群,保留着的近 10 个群中,楼里的是一个。这个群已然和生活紧密相连。

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现象了,人们足不出户,但不再躲在狭小的空间“管他冬夏与春秋”,而是敞开心怀互帮互助。就说志愿者,楼组长自不用说,她是我们楼里的第一志愿者,始终一团和气,每次来发抗原试剂盒时第一句话总是:不好意思,打搅了。亲切、亲近。再就是徐老师、高老师这两位志愿者。

足不出户,不等于和外面断了联系,断断续续时有快递抵达,收件人正焦急着如何去收取时,手机响起,群里的消息:快递已放在你家门口。心里顿感一阵温暖,送来快递的大多是徐老师。

快递到达的信息几乎每天都有,有时徐老师没在执勤,也会即时回复,说不用着急,她过会儿去取。又说她年轻,不累。她是担心另一位志愿者高老师。

高老师个子不高,长什么样,平时有没有照过面,有点模糊,见到她时都

是全副武装——“大白”模样。高老师话语不多,一双眼睛温煦柔和,看上去比徐老师年龄要大上一些,她们俩配合默契,楼里楼外,安排得井井有条。

在疫情最为严峻的一段时间,她俩不辞辛劳,马不停蹄,除了做核酸,晚上要到一家家门前收拢垃圾,还有各种各样的团购、政府发放的礼包,得一一对接、搬运……

一天又一天。她们家中没有事吗?不害怕病毒?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她们毅然决然,心中想的,是大楼里的邻居。好在楼里的人们也行动了起来,纷纷请缨:有需要随时吩咐。儿子也数次在电脑前抬起头问,他能做些什么?我说你做好学校的工作就行。儿子居家上班,要带研究生,做项目,写论文,还有学术探讨……一边吃饭一边电话会议是常态,夜晚还时常和老师、同行讨论有关课题……

这是段难忘的日子,我充分体验到了朋友的情谊,邻里间的温暖,特别是如徐老师(周末、下班后,她至今都在做着志愿者)这样的志愿者们的尽心尽责、无怨无悔,让我深深感受到生活并不总是平平静静——有激流,有波涛,但更多的是美好!

这份荣誉,沉甸甸

张立敏

小暑的这一天,当我从居委干部手里接过粉色的“长桥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证书”及感谢信时,百感交集,踏着热浪走在小区路上,那三月份突如其来的封控情景仿佛随着小暑的热风又浮现在眼前。

从手足无措到慢慢静默,街道和居委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及时上情下达,在足不出户的封控中依然能听到街道和居委的不断变化的部署和要求,于是,认真做楼栋管理志愿者,帮助楼栋居民和居委之间的沟通问题和物资对接,发放物资与抗原检测盒等,抢订团购保供品,并按需配送楼道居民。做好信息通告和数据统计。

值得记录的是,排序发放供应,有时物资只有三份,大家都等着保供品,那么就弄张表格,按谁家情况老幼孕优先考虑。排序表一发出,大家满意,还谦让,说明排序表做对了。小小成就感。

抢订团购保供品,链接一发,时间一到,拼手速,垫付款,手慢无,肩负楼道居民重任,老妈妈“嘞嘞”心跳,抢到了,“才才”!部分年轻人也没抢到,瞬间,小小成就感。

终于,5 月 31 日,宣布解封。和邻居们对话:

封控的日子里,和邻居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见证历史,我们一起面对困难。感谢邻居们友好陪伴,感谢志愿者大白无私奉献。

今天,回归日常的曙光终于出现了!我下岗,你们上岗,回归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烟火气十足的世界。

一时间,邻居群里一片热闹,突如其来的疫情封控,把原本不熟悉的邻居拉近了距离,把原本互相之间不热络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能聊到一起了。

手中粉色的“志愿服务证书”在炙热阳光下闪烁,情不自禁拍照发朋友圈,题为:

小暑热风微拂面,
封控画面又浮现。

……封控的日子里,
认真做小小志愿者,充
实,忙碌,解忧,修心……

